



鬻鬻子序

鬻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
鬻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
王師之著書一十二篇名曰鬻鬻子子者男子之美鬻鬻賢不
逮聖不以爲經用題紀標子因據劉氏九流卽道流也遭
秦暴亂書記畧盡鬻鬻子雖不預焚燒編帙由此殘缺依漢
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
錯亂文多遺闕至敷演大道銓撰明史闡域中之教化論
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林之枝荆山
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
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救之要理致

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奧言爲諸子之奇得織組不義
經緯家邦垂勸誡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
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語曰詩
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爲龜鏡論
道無邪之謂歟幸以休務之際披閱子史而書籍實繁不
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尋其立迹之端探其闡教之
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術飛辯者乎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
歲聊爲注解畧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
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勿焉逢行珪序

嚮子

撰史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政曰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
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愛能必忠而不能
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
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

大道文王問第八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嚮子敢問人有大忘乎對曰有文王
曰敢問大忘奈何嚮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
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也喜

昔之帝王所以為明者以其更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故其道者首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故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杖能側焉。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主撰

吏焉。必使民興焉。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故王者取吏。不恣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政曰。民者至早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士。秩出焉。卿相者侯之本也。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二

崇德書院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
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昔者帝顓頊年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常之昔者帝嚳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

禹政第六

禹之治天下也得臯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

而天下治

湯政天下至紂第七

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輔伊尹涅里且東門虛南門頰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十七世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上禹政第六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爲銘於篋箎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是以四

海之士皆至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謀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教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允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為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為不成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湯致湯治天下理第七

天地闢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為政焉無不能生而無殺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人化而為善獸化而為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獸有天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別有別然後有義有義然後有教有教然後有道有道然後有理有理然後有數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為數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四者皆陳以為數治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

慎誅魯周公第六

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慎焉

封康叔名

公孫龍子序

公孫龍子姓公孫名龍字子秉趙人也以堅白之辯鳴於
時初爲平原君門客平原君信其說而厚待之後齊使鄒
衍過趙平原君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
勝三至而辭至爲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
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
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
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入聲使不得及
其意如此害大道平原君悟而絀之又與魏國公子牟相
善樂正子輿笑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
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

與韓檀等辯之而公子牟不以為允也其說迺大行矣今
閱所著書六篇多虛誕不可解繆以膚識註釋私心尚在
疑信間未能頓怡然無异也昔莊子云公孫龍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厥有旨哉宋謝希深序

公孫龍子

跡府第一

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
聚之於篇中因以名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

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

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
者也夫眾材殊辯各恃所

長更相是非以邪削正故賞罰不由天子威福出自權臣
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與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
非寄白馬而齊物我冀時
謂白馬為非馬也白馬為非馬
君之有悟而正名實馬

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

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

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

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

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馬

此馬體不殊黃白乃異彼
相推是非混一故以

龍引 得弓 失弓 正承 仲尼 所毀 而解 正名 多一

斯辯而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
 正名實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
 為弟子父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
 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
 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
 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
 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以仲尼曰必也正名乎龍
 之所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志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
 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
 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
 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楚三
 因以利楚不能兼齊天下故曰仁義未遂也人君唯私其
 黨附之亦如守白求馬獨有白馬來應楚王所謂人者楚

此段 與前 大同 小異 後覽

國也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也故離白以求夫是仲尼異楚
 馬衆馬皆至矣志楚以利人天下感應矣
 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
 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
 前矣孔穿無以應焉聖教雖殊其歸不異曲士求於教不
 賢倍百龍不能當前為師亦如守白求馬所喪名矣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
 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
 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夕矣乃今得見然所不
 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白馬非
 馬之學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
 馬為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
 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為不逮也今教

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
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
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
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
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
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
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聖人之用士也各因其材而用之無所去取也齊王
以所好求士亦如守白命馬豈得士乎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
見侵侮而終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鉅士也見侮而
不鬪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鬪
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為士也然而王

一以為臣一不以為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
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
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
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
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
也意未至然與意之所思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既言齊國失政
敢不說其由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
見侮而終不敢鬪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鬪者
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為
臣也不以為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
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為臣

矣必以為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
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謬雖
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君不顧法則國無政故
聖倍十黃帝不能救其
也亂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
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善惡類
能而任之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

夫闡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主致往復假一物以為萬化之宗寄言論而

齊彼我之謬故舉曰

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

命色也命色者非命

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材用也

馬色者况萬物種類親踈以待人則海內

各有親踈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叛譬如離色命馬眾馬斯應守白求

馬唯得白馬故命形而守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

謂無馬者非馬也既有白馬不可謂之無有白馬為有馬

白之非馬何也白與馬連而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

馬黃黑馬不可致凡物親者少踈者多如一白之於眾色

色咸去懷柔之道亦猶此也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

者不異馬也設使白馬乃為有馬者但是一馬耳其材不

不異眾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

君之愛已則附之君之踈已則叛之何可私其親黨而踈

於天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

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

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

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君命乎故守白命馬者非能致眾馬

此篇設為詰難問答以實前說

審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
馬可乎以馬有色為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曰馬固有

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而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

馬也如而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若使馬元無色而獨

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元無氏族而獨有人白馬者馬與

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與馬

體則不可編謂之馬故以馬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

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

曰白馬非馬未可此實述主義而難之也馬自與馬為類

為馬白不與馬為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

乃是強用白色以為馬名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為非馬者

未可也上之未可實難也曰以有白馬為有馬謂有白馬為有

黃馬可乎曰未可王賁實曰定以白馬為有馬者則曰以

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

馬為非馬既以白馬為有馬而黃馬不得為白馬以黃馬

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

下之悖言亂辭也黃白色也衆馬形也而強以色為形飛

取白棄黃棺槨異處之謂也凡棺槨之相待猶唇齒之相

依唇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待內內外相

遠天下安矣若乃私諸夏而離外叛棺槨異所則君勒兵伐

私者不能獨輔君矣故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

謂也馬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

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
謂馬馬也肩曰離白是為有馬不離實為非馬但以馬形

故連稱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
 白馬也曰不定在馬馬亦不專於白故忘色以求馬白馬者言白定
 不定在馬馬亦不專於白故忘色以求馬白馬者言白定
 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皆親矣白馬者言白定
 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定白在馬者乃馬之馬者無去
 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也直云馬者是於衆色無所去取
 無不在是以聖人淡忘懷而以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
 虛統物故物無不治而理無不極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
 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衆
 殊而去故唯白馬獨應矣王者黨其所私而踈天下則天
 下各守其踈自殊而叛矣天下俱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
 所私乎所私獨應命物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適足增禍不能靜亂也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不取於白者是不去黃也不去於色則色之與馬非有能
 去故曰無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猶親踈之在人
 私親而背踈則踈者叛矣踈有離叛則親不能獨存矣故
 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虚心洞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胃
 中而靈鑒有餘燭萬象於方寸而其神彌靜故能處親而
 無親亦踈而無踈雖不取於親踈亦不捨於親踈所以四

海同親萬國共貫也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

一歸於無指故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指皆謂是非也

曰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

者凡物之情必相是非天下若無是非之物則無一指非指

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物莫非指其可謂之指乎物皆

妄相指故指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

皆非指也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

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謂指也物無一物而非適

故強以物為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非所以天下無是

適不可謂之是非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譬如水火殊性各適
 非故無是非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其用既無是非安得
 謂之是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即夫非指之物天下無指而
 非乎非指者物莫非指也莫不非指之物天下無指而

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唯無不可謂指者，無是非也。豈
有非指，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
也。以乎無無是非，故萬物莫不相。是非故曰非有非指者
而無是非，故曰物莫。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
指也。物各有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善御，隸首善計，彼不
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物皆此之物，兼相是非而為
非莫定，故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指，謂物也。無不為
適指，故未可也。以物且指者，天下之所兼，或一物而有是非，
為指皆謂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
非有非指也。即此萬物無指而又無無指，故曰非有非指
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謂無是以聖人求人於是非之內，乃

得無是非也。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夫謂之指者，非無指
指故非。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
設使天下無物，無指則寂然矣。准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
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設使有指而無物，可施指者，誰謂
指乎。明本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反
無指也。相推則指自為無指，何能與物為指乎。明萬物萬殊，各自
為物，各有所宜，無是非也。是以聖人淵默恬淡，忘是非，
不棄一物也。遺一物也。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如白與馬為二物，曰二有右乎，曰
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左右合一，位不可合。二
左明二必無。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謂二乎，口不
為一之道也。

可、不可分、右以、無為二、不可分、左曰左、與右可謂二乎、曰

可、故左右謂二、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可、不可謂一、必矣、物

有遷變之道、則不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於左、則物一

可謂之不變也、而變為異類、如鯢化為鵬、忠變為逆、存亡靡定、禍福不

居、皆是一物、化為他類、故舉右以明一百變、而不移、曰

變、隻、何謂不得一變、為二乎、曰右、一物化為鵬、移於左、終

是向者、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右移於左

之右、知其一物、安可謂之變、曰二、苟無左、又無右、二者左

乎、明二、可一、而一、可一、也、與右、柰何、羊合牛、非馬、假令羊居左、牛居右、共成一物、不

無所名、不可合、謂之馬、牛合羊、非雞、變為他物、如左右易

故、二物、不可為一、明矣、又非雞也、曰何哉、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牛之

非羊也、羊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牛之無齒、

羊之有齒、而比於牛、為有餘矣、以羊之有餘、而謂之非羊、固

者、未可然、羊之有齒、不為有餘、則牛之無齒、而比於羊、固

不足矣、以牛之不足、而謂之非牛、者、亦未可也、是皆稟之

天然、各足於其分、而俱適矣、故牛自類牛、而為牛、羊自類

羊、而為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

俱有、而類之不同也、牛之而猶之為也、以羊牛俱有角、因謂

俱有角者、天然也、而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

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

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此、猶類

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唯非馬乎、又羊牛之中、無馬矣、羊

一也、不可以為二、矣、牛一也、不可以為二、矣、則一羊、一牛、

并之、而二、可、是、羊、牛、不得謂之馬、若以羊、牛、為馬、則二、可、

以為三、故、無、馬、而、後、可、也、所以、舉、是、羊、牛、者、假、斯、類、之、牛、

不可以、定、左、右、之、分、也、左、右、之、分、定、則、上、下、之、位、明、矣、牛、

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

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

一數是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鷄足三故曰牛合羊非

鷄非有以非鷄也上云羊合牛今日牛今羊者變文以見

人之言曰羊有足牛有足鷄有足而不數其足則似各一

况而已然而歷數其足則牛羊各四而鷄二并前所謂一

是則牛羊各五足矣夫如是則牛羊與鷄異矣故曰非鷄

也非牛羊者鷄以為非鷄而牛羊之中無鷄故非鷄也

與馬以鷄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謂亂名是狂

舉馬以譬正鷄以喻亂故等馬與鷄寧取於馬以馬有國

用之材而鷄不材其為非類審矣故人君舉是不材而

與有材者並位以亂名實謂之狂舉曰他辯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

何哉曰青白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

其方也前以羊牛辯左右共成一體而羊牛各礙於一物

而白不與青為白故曰不相與青者木之色其方在東白

者金之色其方在西東西相反而相對也東自極於東西

自極於西故曰不相隣也東西未始不相不害其方者反

度而相接不相害故曰不相隣也東西未始不相

而對各當其所左右不驪驪色之雜者也東西正相反而

相雜故不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

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強壽矣青白

其所居不相害故不可合一而謂之青不可合一而謂之

白夫以青白相辯猶不一於青白安得有黃矣哉然青白

之中雖無於黃天下固不可謂無黃也黃正色也天下固

有黃矣夫云爾者白以喻君青以喻臣黃以喻國故君臣

各止其所壽矣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

而為青所染是白不染青之謂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
之白而為青所染兩色並章故曰兩明也者白爭而明也
青爭白明俗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等黃於碧
謂其色碧也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等黃於碧
者黃中正之色也馬國用之材也夫中正之德國用
之材其亦類矣故寧取於黃以類於馬馬喻中正也碧其
鷄也其與暴乎暴之青而白色碧之材白猶不勝亂暴
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暴亂者君
臣爭明也君臣爭明則上下昏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
亂政令不明不能正其所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
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者名實
庶名者也夫兩儀之大萬物之多君父之尊臣子之賤百
官庶府卑高等列器用資實各有定名聖人司之正舉而
不失則地平天成尊卑以序無為而業廣不言而教行若
夫名乖於實則實不應名上慢下暴百度昏錯故曰驪色
章焉驪色者亂也君臣爭明內離外叛正道衰者
名實不當也名實之不當則無以反正道之喪也

聖白論第五

堅白石三可乎白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

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堅也白也石也三者人目

視石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所見石與白二物故

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矣人手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

其白是舉石與堅二物故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

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之石猶此

體不可謂之無堅白既得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

其堅白不曰非三而何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也

堅非目之所見故曰無堅白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

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白者色也

衆色可知天下無有衆色之物而必因色乃色故曰天下

無石不可以視石也堅者質也寄一質則剛柔等質例皆

也舉石之形則衆物之形例皆可知天下未有一體之中不離
而物必因形乃聚然則色形質者相成於一體之中不離
也故曰堅石不相外也而人目之所見手之所觸但得
其二不能兼三人自不能兼二不可謂之無三故曰藏三
不可言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堅藏矣手能知物而不
知於白則白藏矣此皆不知所然自然而藏故曰白藏也
彼皆自藏非有物藏之義非實觸但得其二實藏也
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盈滿
白必滿於堅石之中其堅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於
堅白之中故曰必得以相盈也二物相盈必矣奈何謂之
自藏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盈
也故離離也者藏也夫物各有名而名各有實故得白石者
然視石者見山之實不見堅之實不見堅之實則堅離於
白矣故曰見與不見謂之離則知之與不知亦離矣於石
一也堅與白二也此三名有實則不相盈也名不相盈則
素離矣素離而不見故謂之藏呂氏春秋曰公孫龍與亂
孔穿對辭於趙平原家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
藏三耳蓋以此為篇辯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

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

修長也白雖自有實然

是石之堅也故堅白二物與石為三見與不見共為一體其

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

乎其石也萬物通有白是不定於萬物矣萬物且猶不能

定安能獨於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

離者固乎然其無已賓難主云因循於石知萬物亦與堅

無石矣言必賴於堅以成名也非有於石則所取於白矣

言必賴於石然後以見白也此三物者相因乃一體故之

曰堅白不相離也堅白與石猶不相離曰於石一也堅白

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

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手以
拊石知堅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與離也以目視石見白
不見堅故見與不見相與藏也堅藏於目而目不堅誰謂

堅不藏乎白離於手不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
知於白誰謂白不離乎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

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
離有目不能視手不能操目之與手所在各異故曰其異任也日

知於白亦不能見於堅不可以目代手之知白故曰其無以
代也堅白相域不相離安得謂之離不相離以曰堅未與

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
下未有若堅而堅藏堅者不獨堅於石而亦堅於萬物故

物為堅而固當自為堅故曰未與物為堅而堅必堅也天
下未有若此獨立之堅而可見然亦不可謂之為無堅故

曰而堅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
藏也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

也離也者因是世無獨立之兼乎亦無孤立之白矣故曰
石與物故曰惡能自物乎若使白者必能自白則亦不待

白於物而自白矣豈堅白乎黃黑等色亦皆然也若石與
物必待於色然後可見也色既不能自為其色則石亦不

能自顯其石矣天下未有無色而可見之物故曰石其無
有矣石既無矣堅白安所託哉故曰惡取堅白石反覆相

見則堅白之與萬物莫不皆離矣夫離者豈有物使之離
乎莫不因是天然而力與知果不若因是果謂果決也若

自離矣故曰因是也力與知而離於堅白者且猶白以目以
然之自離而欲運力與知而離於堅白者且猶白以目以

果決不得矣故不如因是天然之有離也且猶白以目以
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謂
精神也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因火見是目不能見由火
乃得見也然火非見白之物則目與火俱不見矣然則見
者誰乎精神且不能為見安能與神而見乎則神亦不能見
矣火目猶且不能為見安能與神而見乎則神亦不能見
矣推尋見者誰也故曰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
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
獨而正知手與精神不得其知則其所者彌復不知矣所
精爽也然而耳目之所能任百骸之自通不能使耳見而目聞足

操而手步又於一物之上見白不得堅知堅不得而而況
六合之廣萬物之多乎故曰神乎神乎其無知矣而而不
知而相離也推此以尋天下則何物而非離乎故物物斯
離不相離也各各趨變不相須也相須故不假彼以成
此不相離故不持此以亂彼是以聖人即物而真即事而
靜即事而靜故天下安存即物而冥故物皆得性物皆得
性則彼我同親天下安存則名實不存也

名實論第六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天地之形及天地之物也物以物其所

物而不過焉實也取林以修廊廟朝以車服器械求賢以實侍御僕從中外職國皆無過差各當

其實故謂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實者充實器用之小大衆萬之卑高

器得其材人堪其職庶政無闕尊卑有序故曰位也出其所以位非位離位使官器用

或濫於下皆非其位位其所位焉正也刑材之與制器蒞事之與賞

信而不僭濫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以正正於不正則不正

三者皆正以不正亂於正則衆皆疑之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

其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故正其實其名正則唯乎其

彼此焉唯應辭也正其名者謂施名當於彼此皆應其名謂彼而彼

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者教命也發號施命而召於彼

不得謂此而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故施命不當於此其

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教命不當而自以爲當者亂不

其命之不當故羣物不應勢其命矣以不當也忿物之不

應命而勢位以威之則天下皆以不當爲當所以又亂之

矣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

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施命於彼此而當彼

此之名實故皆應而命行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

若夫以當則天下自正彼名止於彼實不相濫故曰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

且彼不可或以彼名濫於此實而謂此且與彼相同故皆不可
 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謂也知
 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夫名所以命實也故眾政之與
 實賞刑名當其實乃善也假令知此之大功非此人之功
 也知此之小功不足在此之可賞也則皆不命賞矣假令
 知彼之大罪非彼人之罪也知彼之小罪不足在彼之可罰
 也則皆不命罰矣至矣哉古之明王公孫龍之作論也
 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假物為辯以敷王
 道之至大者也夫玉道之所謂大者莫大於正名實也仲
 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然則名號器實聖人之所重
 慎之者也名者名於事物以施教者也實者實於事物以
 成教者也失名非物也而物無名則無以自通矣物非名
 也而名無物則無以自明矣是以名因實而立實由名以
 通故名當於實則名教大行實功大舉王道所以配天而
 大者也是以古之明王審其
 其名實而慎其施行者也

鬼谷子序

按鬼谷子無姓名里俗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
 以自號長於養生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捭闔之術十三
 章晚乃益出七術險隘峭薄言益奇而道益隱使人狂祖
 失守而易於陷墜椰子厚嘗辨之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
 子隋志始列之從橫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大抵皆捭闔
 鈎鉗揣摩之術觀儀秦二子之言畧盡矣昔倉頡作文字
 鬼為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哭邪今考其言有曰人
 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至盛神養志
 諸論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者殆亦幾乎

鬼谷子

捭闔第一

或捭闔動也闔闔藏也凡與人之道
之合自言示其異也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若順稽考也聖人在天地

為為衆生之先首出萬物以前人用先知覺後觀陰陽之

開闔以命物成陽開以生陰闔以成物生知存亡之門戶

不忘亡者存者其存者亡能知吉凶之先籌策萬類之終

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朕萬類終始人心之理變化

幽不測故能而守司其門戶門戶也聖人無達物理始知之

存亡之門戶能守而司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

道一也莫不背亡而趨存變化無窮各有所歸其道雖一

崇德書院

卷之二

素說

或弛或張此二者法象各異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

其所先後政教雖殊至於守司門戶則一故審察度權量

能校其技巧短長權謂權謀能謂材能伎巧謂百工之役

校考其技巧之長言聖人之用人必量度其謀能之優劣

短然後因材而用大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擇

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言賢

智愚勇怯材性不同各有差品賢者可擇而用之不肖者

可闔而異之智之與勇可進而貴之愚之與怯可退而賤

之賢愚各當其分股肱盡其力但恭已無為牧之而已矣

欲以見其志意言任賢之道必審定其材術之有無性行

為之貞微排其所言而擇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

擇之以求其利凡言事者則微排抑其所言撥動以反難

動之利何如耳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

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闔而異之所以知其誠

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凡有所言有可計

謀以原離合有守先從其志計謀雖離合不同但能有以

其同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執守則先從其志以盡之以

知成敗即欲擇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

道相追言發動之貴其周備閉藏之貴其意密而此擇之

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料而簡釋結謂繫束情有

故須繫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教聖人因而為之慮

權衡既陳輕重自分然後為之度教以制其其不中權衡

人因是自為謀故擇者或擇而出之或擇而納之謂中權

而用之其不中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誠者闔而
 者納而藏之也闔者謂之坤闔戶謂之乾故謂天地之道押闔者以
 去之闔者謂之坤闔戶謂之乾故謂天地之道押闔者以
 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陰陽變動四時開閉
 謂廢起也或闔而廢之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道或反之
 今出於此彼或反之覆來於此或反之於彼押闔者道之大
 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言無礙闔則大道不化言
 變言說事雖大莫不成之於口者心之門戶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
 主也神為心用故心者神之主也此皆由門戶出入也故關之押闔制
 之出入押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
 制其出入言於外故曰陽也開情於內故曰陰也陰陽

其和終始其義開閉有節故陰陽和故言長生安樂富貴且

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為陽曰始凡此皆欲人之

故言死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剋誅罰為

陰曰終凡此皆欲人之諸言法陽之類皆曰始言善以始

其事諸言法陰之類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謂言說者有

於陽言之聽然押闔之道以陰陽試之謂或騷動之或開藏

則其情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謂與情陽

引之與情陰者以下求小以高求大陰言卑小故曰以下

以高由此言之無所不入無所不言可陰陽之

理盡小大之情得故出入皆可何所不可乎可以說人可

說國可以說天下無為小無內為大無外盡陰則無內益

所不可故所說天下無為小無內為大無外盡陽則無外益

所不可故所說天下無為小無內為大無外盡陰則無內益

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以道相成曰去志以事相就
去而遂絕曰倍去而復來曰反凡此不陽動而行陰止而
出陰陽之情故曰皆以陰陽御其事也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成此言上下相
生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
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此言上下以肅祿養陰陽相求
由捍闔也上下所以能相求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
法也言既體天地象陰陽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故其法可以說人也天圓地方上下之義也理盡開闔然後生萬物故
為萬事先上下之道自此出入故曰圓方之門戶

反應第二聽言之道或有不合必反以難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化物也無形者謂古之聖人以大道
道故曰無反以觀往覆以驗今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

知彼覆以知已言大化聖人藉象於已舉事重慎反覆詳
古欲以知彼先度於已故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
辭舉無遺策動必成功而求之其動靜由行止也虛實由真偽也事有反而得覆者
聖人之意也在於考彼契今由於求古斯聖人之意也不
可不察不審則失之於人言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言
聽其辭以靜觀動則所見審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
必出謂言者或不合於理未可即斥但反而言有象事有
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事既有象比更當觀其次今得自
畫象謂法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
此謂比例無形也無言則不彰故以其鈞語合事得人
理在玄微故無形也無言則不彰故以其鈞語合事得人
實也得魚在於釣語則事合故曰合事明試在於教言

故曰得其張置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
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張網而司之彼獸自得道合其
雖欲自隱其道無由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為之變
故曰釣人之網也就職事也或乖彼遂不言無以象動之
持釣人之網驅今就職事也更有以勇之者矣
此如此則為之變常易網更有以勇之者矣無以象動之
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此言其變也
情可見其隨其已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其已反
情而牧養也求彼彼必覆來而就職則奇策以申故言
求彼彼必覆來而就職則奇策以申故言重之變之反
家此則口無擇言故可以定邦家之基矣重之變之反
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謂象比之言既可以定基重之變之反
容認妄故能萬事允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聖人誘愚
慳無復失其辭者也以盡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
以知其誠誘智則撥動之以盡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
其精誠昇其質故事皆不疑也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
得其情言善反聽者乃坐忘遺鑿不思玄覽故能變鬼神
以得其情同幽微而冥會夫鬼神亦密今則不能

變也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言既變而當理然牧之不審

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情明定基審故不審則

明則變象比必有二辭以還聽之謂言者於象比有變必

不審則變象比必有二辭以還聽之謂言者於象比有變必

靜以靜之欲聞其聲反默歆張反驗歆高反下歆取反與

此則物情可致欲開情者象可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

無能自意也欲開情者象可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

實具理同歸欲開情者象可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

應故能以實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謂所言

有可以事上可以牧下者也此聽真為知同異得其情詐

也謂真偽同異情詐動作言默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
其式謂動作言默莫不由情與之出入至皆以先定為之

或喜或怒亦由此情以見其式也

法則謂二下者皆以先定以反求覆觀其所託故用此者

反於彼者所以求覆於此因以觀彼情之所已欲乎靜以

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謂言之道先自平靜既

別萬物也或分雖非其事見微知類然所言之事雖非時要

知微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行應不失如騰

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聞其言則可知其情故若探人而

乃無一矢若合符契騰蛇所指禍福不差羿之引故知之

始已自知而後知人也明能生智教欲知人必須自知其

相知也若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我能知已彼

得之然後聖賢道合故若比目之魚其察言也不失若磁

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以聖察賢復何所失故若其與人

也微其見情也疾聖賢相與其道甚微如陰與陽如陽與

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上下之道取類股肱此之一體其

圓與方猶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謂向晦入息

以圓道導之亦既出潛離隱進退左右以是司之此言用

或升進或黜退或賤左或崇右一已不先定故人不正方

進退若不先定則於牧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巧則操

未續顛圓鑿方柄情道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

見其門是謂天神已能審定以之牧人至德赫暢玄風遠

謂之天神也謂之天神也

內捷第三捷者持之令固也言上下之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道合則遠而親就之不

用去之反求非其意則就之而不用日進前而不御遙聞

聲而相思理契則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捷素結本始

言或有遠之而相親去之反求聞聲而思者皆由或結以

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結以道德謂

於君若之臣名為臣實為師也結以黨友謂以貨財結以采色

謂若桀紂之臣費仲惡來之類是也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

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出自入

下八事皆用臣之意隨其所欲故能固志於君物莫能間也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

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蚨母螻蛄也似蜘蛛在穴

覆穴出入往來初無間朕故物不能止之今內捷內者進

說辭捷者捷所謀也辭也度情為謀君不持而不捨故曰

捷者捷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謂陰

私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謂所

時未合事過始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

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謂所行合於已謀待之以決故曰

不見其類而為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言不

情類而說之者必北棘適得其情乃制其術遇其情則鴻

楚陳軫遊所以見非逆也此用可入可捷可開其情也則

大壑沛然莫之能禦此用可入可捷可開其情也則

出入自由捷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萬物言以得情

而不知可否萬品所以固結由夫道德仁義禮樂計謀得情

故能行其仁義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去論就混同也謂

言以同已說然後損益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內謂情內

益時事議論去就也

得情自今失情自外內者必明道救揣策來事見疑訣之
去此蓋理之常也
言善知內外者必明識道術
之救預揣來事見疑能決也
策無失計策無失言治明入產業日捷而內令
乃可以立功建德也
近無差則徭役簡如此則為國之基故曰捷而內令
暗不治下亂不寤捷而反之
兼昧者可其行其事侮己者
由是而興故曰捷而反之
賢之主自以所行為得而外不置賢者之心也
此者則為作聲譽而飛揚之以釣觀其心也
已迎而御之
已既迎而御之以行其志
若欲去之因危
與之
因將危與之辭矣
環轉因化莫之所為退為大儀
去就之際反覆量宜如員環之轉因彼變化確傍者
莫知其所以為如昆而退可謂全身上儀儀者法也

抵巇第四

抵擊實也巇巇也隙也牆崩曰墜焉壞
因擊實而擊實之則牆器不敗若不可

救因而除之更有所
營置人事亦由是也

物有自然事有人離此言合離若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

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

也察辭觀行則之情可見反往驗來則遠事可知古巇者

也猶今也故反者往古則可驗來故曰反往以驗來巇者

罅也罅者峭也罅者成大隙也隙大則崩毀將至巇始有

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

謂抵巇之理也朕者隙之將兆謂其微也自中成者可抵

而息其萌微者可抵而匿都不可治者可事之危也聖人

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言謀以識細微謂而上者

故危兆纒形朗然先覺既明且哲故獨保其用也因化經
說事隨機是術通達計謀以經緯識微而預防之也
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漢高祖以衣布登皇帝位

如也 揮其翫外兆萌孽之謀皆由抵噉抵噉隙為道術化
動也 揮其翫外兆萌孽之謀皆由抵噉抵噉隙為道術化
政施外兆萌孽之時託聖謀而計起蓋由善抵噉之理
故能不失其機然則噉隙既發乃可行道術故曰抵噉為
道術 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
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偽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
伐射父子離散乖反亂目自是謂萌芽噉罅此謂亂政萌
疢伐射謂相聖人見萌芽噉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
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
反之或抵覆之如此謂抵而塞之如彼謂抵而得之五帝
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五帝之政世間猶可
理故曰抵而塞之
以有禱讓之事三王之事世間不可理諸侯相抵不可勝
故曰抵而得之是以有征伐之事也
數當此之時能抵為右謂五伯時也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

有噉隙不可不察也合離謂否泰謂天地之道正觀尚
否泰為之噉隙又况於人乎故曰不
察也 不察之以禱闔能用此道聖人也禱闔亦否泰也體大
道以經人事者聖人
也 聖人者天地之使也後天而奉天時故世無可抵則然
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謂抵
而塞之也時為檢下謂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言能因
而塞之也
則大實之位可居故能為天地守其神也

飛箝篇五

飛謂作聲響以飛揚之符謂牽符結
索令不得脫也言取人之道先作聲
響以飛揚之彼必露情竭志而隱然
後因其所好牽持絀束令不得轉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凡度其權量其材能為遠
作聲響者所以徵遠而來近

也謂賢者所在或遠或近以此
微來之也微來之也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
別是此非之語勢既立必先察黨與之同異別言語之是非

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效。外謂浮虛，內謂情實。有無謂道，術能亦必見其情。為之辭，知其能，不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外知有無，然後與之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事則賢不自知也。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權之所分，長短既形，乃施隱括。所以知其長短，輕重此則微之亦可求。引鈞箝之辭，飛而箝之。鈞謂誘致其情，有善正故鈞之，箝之辭亦有等級。故引鈞箝之辭，惑內而得其情。曰鈞外譽而得其情，曰飛得情，即箝持之令不得。既移故鈞曰箝。鈞箝之語，其說雖也。乍同乍異，謂說鈞箝。故曰乍同乍異也。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不善謂鈞箝之辭，所不能動如此。必先命徵召之，重累者謂其人既至，然後都狀其材。其材然後狀其材，所有其人既至，然後都狀其材。或因此知其所能人，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有雖都狀其材，然後就其材術者，嘗毀之入，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或後就其材術者，嘗毀之入，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或後就其材術者，嘗毀之入，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

累或有狀其所有其短，自形此以重累為毀也。或有歷說累其短，則術便著此，以致為重累也。為其人難動，故或重累之，或嘗毀之。其所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白璧采色，以事之。好惡用財貨從化，將用之，必先知其性，行或量能立勢以鈞之。量其能之優劣，然後立去就。或伺候見峭而箝之，謂伺彼以行事，其峭也。其事用抵巇，謂此上事，凡抵之箝持之，以知其勇怯也。其事用抵巇，謂此上事，凡抵之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度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嶮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疏，孰愛孰憎。將用之於天下，謂用飛箝之術，輔於帝王，度權量人民多少，又欲知其地，利人和合，其泰否，心意之慮，懷諸侯之交親疏，愛憎又欲知其從否之衆寡。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鈞其所好以箝求之。既審其慮，懷知其好惡，然後就其所好，既知其好，而說之又以飛箝之辭，鈞其所好，既知其好。

好乃歸而求之所好不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
 遠則何說而不行哉
 勢為之樞機以迎之隨之以籍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之
 綴也用之於人謂用飛箝之術於諸侯也量智能權材力料氣
 綴也亦欲知其智謀能否也樞所以主門之動靜機所以
 主弩之放發言既知其謀候智謀能否也然後立法其動
 靜制其放發猶樞之於門機之於弩或先而迎之或後而
 隨之皆藉其情以和之用其意以宜之如此則諸侯之權
 可得而執已之恩以得而固故曰飛箝之綴也謂用飛箝
 於人也用之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籍
 而從可籍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
 可引而反可引而覆用於人謂以飛箝之術任使人也但
 情歸附於己故曰實來既得其情必綴而勿失又令數奏
 以言以察其辭如此則從橫東西南北反覆惟在己之箝
 引無思雖覆能復不失其度雖有覆敗必能復獲不
 不服失其節度此箝之終也

什合第六

大道既隱正道不得行於彼令其不疑然將
 用合於此必忤於彼

可行其意即伊
 古之去就是也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言趨合倍反雖然左不齊轉環
 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為制如連環之屬然其去就
 各有形勢或反或覆理自相求是以前聖人居天地之間立
 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
 之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所多所少謂政教所
 多所少所宜少也既知
 用倍反之理知也轉化謂轉變以從化也世無常員事
 無常師立言為師故無常師聖人常為無不為所聽無不
 聽善公為之故無不為無所聽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為主
 於事必成於謀必合如此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
 者與衆立之推以爲主也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
 其忠謀不兩施也必有反忤反於是忤於彼忤於此反

於彼其術也既有不兩施宜行反忤之術反忤者意欲
不知覺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
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
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用之者謂反忤之術量者謂其事
稱其事業所有而親始之則暗主無從而覺故得行其術
也所行之術進有大小進則暗主無從而覺故得行其術
一故曰其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箒之術將行反
必預先定計謀然後行之以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
諸侯忤合之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言古之善背向
司曰海萊并諸侯置忤合之地然後求其真主而與故伊尹
而轉移之象心謀從乃求其真主而與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宮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
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伊尹所以就桀者以忤之合

至此知天命之緝故歸之不疑也以天命係於故湯文王
非至聖人達鬼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
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入
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夫
合之道不能行於勝已而必用之於乃可以進乃可以退
不我謀故知誰不知然後行之也乃可以進乃可以退
乃可以退乃可以橫則進行忤合之道於不如己者

揣篇第三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
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
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之有無料人民
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執利執害謀慮

蠕動無不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
耳亦猶使利害之心故順之則喜悅逆之則勃怒况於人
乎况於鬼神乎是以利害者理所不能無順逆者事之流
必行然則順之招利逆之致害理之常也觀此可以成生
爭之美生事者必審幾微之勢故曰生事者幾之勢也
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語以導之故說辭必使成
文章而後
可論也

摩篇第八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謂揣知其情然後以其所欲
謂情欲動於內而符驗見於外揣者見用之有道其道必
外符而知內情故曰符為揣之主也
隱者所以受其情慕摩者所以動而內符用揣摩者必
先定其一二或曰用之有道然則以情度情情本潛密故
曰其道微摩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
必隱也
有為之
言既揣知其情所趨何然後以其欲微而摩之得
欲而情必動又測而探之如此則內符必應內

符既應必欲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窮匿端隱貌逃情而人
為其所為也
不知故成其事而無患君既所為事必可成然後從之臣
若已不同於此計令若歸於君如此可謂塞窮匿端隱貌
逃情情逃而窮塞則人何從而知之人既不知所以息其
楷如故能成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此
事而無患也
其微彼應自若觀者但觀其著而不見其古之善摩者如
微如此用之必專在彼故事無不可也
操鉤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
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
鉤者露餌而藏鉤故魚不見
故人不見摩而自服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見也兵勝
由於善摩摩則無從而畏故曰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
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
潛謀陰用不
故曰神也功成事遂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
煥然彰著故曰明也
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

比之神明也聖人者體道而設教參天地而不知其所以利從

道而不知其所以繼故比之神明所以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

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善戰者絕禍於

萌劫以不爭為戰師旅不起故國用不費至德潛暢玄風

遐窮功成事就百姓皆得自然故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

畏比之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

於神明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此十者皆摩之所

參差事務變化故摩者亦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

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

求也卑者諂也名貴發揚故曰發也故聖所獨用者眾人

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言上十事聖人獨用以

眾人莫不有所以故謀莫難於周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

用之非道不能成難於必成此三者然後能之不周密則夫幾而害成說

必成則止筭而有廢皆有所難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為通者說謀必虛受如

能任之而無難者其唯聖人乎故曰道數與時相

如此則何隙而可得夫事成必合於數故道術時三

偶者也夫謀成必先考合於術數故道術時三說者聽必

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其惟情合者乎故物歸類抱新

趨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

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言內符之應外摩得

濕火行就燥也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

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善於摩者其惟聖人乎夫幾

者不晚成而不抱父而化成見幾而作何晚之有功成不

權篇第九

說之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說者說之於彼人也說之者有資於彼人也資取也

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借者所以文飾言語但假借以求入於彼非事要也

亦既假之者損益之謂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彼謂

曰假之者損益之謂也有所問卒應而對之者但便利辭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

辭務便利故所論天當故曰輕論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

者符驗也嚴實事務以明成義理者欲明其真偽也真偽既明則符驗自符驗也言或反覆欲相却却也

難言者却論也却論者釣幾也言或不合反覆相難所以却論者却論者却論也

理精而事明幾微可得而盡矣故曰佞言者諂而干忠諂論者釣幾也求其深微曰釣也

先意承欲以求名諛言者博而干智博者繁稱文辭以求名故曰諛而干智

故曰諛而干忠諛言者博而干智博者繁稱文辭以求名故曰諛而干智

平言者決而干勇決者縱舍不疑求以威言者權而干信

厭者憂也謂象憂戚而陳言也權者策選進謀以求信名故曰權而干信

者謂象清淨而陳言反者先分不足靜言者反而干勝

以室非以求信名故曰反而干勝先意成欲者諂也

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縱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而室非者反也

不足而室非者反也已實不足不自知而內訟而反攻

口者機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

問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口者所以發言語故

宜否在於機關故曰所以關閉情意也耳目者所以助心通理故曰心之佐助也

和故曰窺間見姦邪耳心耳目三者調和而相應感則動心成功言無不利其所無不利則以順道而動故曰參調而

應道利而故繫言而不亂翺翺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動者利而

要得理苟能翺翺越越不迷變易改常而不危者紛葩故

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五色為有

故不事事也此不可以往說於彼者為彼指滯無可開也夫淺局之與暗滯常閉塞彼所不來說於此者為此淺局無所受也而不可通故聖人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

言言者有諱忌也眾口燦金言有曲故也體故可以食口言或可以招百殃故不可以言也言者觸忌諱故曰有忌

諱也金為堅物眾口能燦之則以眾口有私曲故也故曰言有曲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彼可聽在於合順

起端也謂下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理此謂下其所拙而用其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智者之短不勝愚人之長也

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避人所短故出言必見聽舉事必有成功也故介虫之悍也必以堅厚螫虫之動也必

以毒螫故禽獸之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言介虫之藏螫虫之動也行毒螫以自衛此用其長也故能自免

於害至於他鳥獸莫不知用其長以自保全談者感此亦知其所用故曰言辭五曰病曰怨曰憂曰怒曰喜一五者有

中和暢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病者恍惚故氣怨者

揚絕而無主也怨者內動故腸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憂者

故閉塞而怒者妄動而不治也怒者鬱勃故妄喜者宣散

而無要也喜者搖蕩故宣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此

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

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此量
言之術也不達者反之則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
理而不免成於害也不智者語以此術教之然人難為也
此術教之然人難為也術與不智者語將以
因教之不易故難為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
其類故事不亂言者多變也若言不失類亦不亂
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不亂故不變故其主有
智之用也故其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聽則真偽不亂
辭奇則是非有證此二者能行則成功事立故須貴之

謀篇第十

為人允謀有道必待其所因以求其情得其情則其情
事無審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
下濟

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言審情之術必立
者參以驗之然後奇計可得而生奇計既生莫不通達攻
不知其所擁蔽然此奇計非自今也乃始於古之順道而
於順也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夫
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商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
俱成者也同欲而相踈者其偏害者也謂同情欲共謀立
親若乃一成一害後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
必相踈理之常也同惡謂同為彼所惡後若俱害情必相
相踈者偏害者也親乃若偏害理必相踈亦理之常也
故相益則親相損則踈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類
一也同異之分故墻壞於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墻
毀由於隙節况於人事之變故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
生於同異故曰斯蓋其分故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
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

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因言事有本根各有從來譬之卉木後生於事業生事業者必湏計謀成計謀者必湏議說議說必有當否故湏進退之既有黜陟湏事以為法而百事至其度何莫由斯而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

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則使輕貨者出費難者據危則危可安使達數者立功則功可成總故愚者三材而用之可以先耀千里豈徒十二乘而已

勇敵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而裁之。以能取彼三短可以立事立功也謀者因事而裁之故為强者積于弱

也有餘者積于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積弱勝于剛強故直若曲故積曲可以為直少則得眾故積不足可以為有餘然則以弱為強以曲為直以不足為有餘斯道術之所行故曰道

故外親而內疎者說內內親而外疎者說外。相親而內實疏者說內以除其內疏內實故因其疑以變

之因其見以然之。若內外無親而懷疑者則因其疑而變之

而然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既然見彼或有可乘之勢則因其形便有去去就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

去就既成或有惡患則因其惡也。摩而恐之高而動之惡以權量之因其患也為斥除之

既除或恃勝而驕者便切厚微而正之符而應之。雖恐動以恐懼之高危以感動之

知變者則微有所引據以擁而塞之。亂而惑之因抵而得之如此則或深不可救也使雖有為設符驗以應之

也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于王者場名為聚訟莫執其咎其事難成私者不出門庭慎密無失其功可立故公不如私雖復者謀不如與彼要結二人同心物莫之問欲求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正者循理其隙其可得乎

守常難以

守常難以

守常難以

守常難以

守常難以

守常難以

守常難以

守常難以

守常難以

守常難以

守常難以

守常難以

一連進奇者反經合義事同機發故正不如奇奇計故說人
 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與常人主言奇則
 與人臣言私則其身內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
 保身之道可全其身內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
 身居外而言言外泄者必見疎也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
 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謂其事雖近彼所
 生恨也教人當以所知今反以人之有好也學而順
 所不知教之猶以暗除暗豈為益哉人之有好也學而順
 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學順人之
 人之所惡但陰自為之非彼所逆彼必感故去之者縱之
 縱之者乘之既欲去之必先聽縱之者乘之也貌者
 不美又不惡故至情托焉貌者謂察人中和平淡見善不美見
 惡不非如此者可以至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
 情托之故曰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

不用也謂彼情寬密可令知者可為用謀故曰可知者可
 者不可知者謀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
 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制命也制命者言命故聖人之道陰
 愚人之道陽聖人之道內陰而外陽智者事易而不智者
 事難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為存而危不可以為安然而無
 為而貴智矣智者寬慈故易事愚者猜忌故難事然而不
 其計畫則亡者遂亡危者遂危難求安存不亦難乎今款
 安其危存其亡則他莫能為惟智者可矣故曰無為而貴
 智智用於衆人之所不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人
 所不能知衆人所不能見智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為之所
 獨能用之所以貴於智矣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為之所
 以自為也見不可擇事而為之所以為人也亦既用智先
 見可否擇事而為之將此為人亦猶伯樂教所親相駕哈所擇事而為之故先

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
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先王之遺言於
有此理曰天地之化唯在深聖人之制道唯在隱言中
正自然合道非專在仁義忠信也故曰中庸道在隱言中
道理達於此義之則可與言言暢則可與言達於義
由能得此則可與敷遠近之義則可與居大寶之義
近之人誘於仁義之域也

決篇第十一

為人凡決物必托於疑者善其用福惡其有患害至於誘
也有疑然後決故曰必托於疑者凡人之情用福則善有
患則惡福惡之理不明疑之所由生故曰善其用福惡
其有患然後善於決疑者必誘終無感偏有利焉去其利則
不受也奇之所託懷疑者乃通濟然後偏決者能無感偏而行

福利則疑者若有利於善者隱托於惡則不受矣致踈遠
謂疑者本其利善而決者隱其利善之情故其有使失利
反託之於惡則不受其決更致踈遠矣
其有使離害者此事之失者既不受其決則所行罔能通
濟故有失利離害之效聖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
陽德之者有以陰賊之者有以信誠之者有以蔽匿之者
有以平素之者
聖人善變通窮物理凡所決事期於必成
陰賊之者道成者直者以信誠決之蓋小禍
陽勵於一言
陰勵於二言平素樞機以用四者微而施之
勸勉也陽為
必勵於一無為也陰為臣道故所言必勵於二二有為
也君道無為也以平素為主臣道有為故以樞機為用言
為必精微而契妙然後事行而理不難於是度以往事驗
之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
君臣既定分然後度往驗

既可則為公王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則決之危由
 者則為決之不用費力而易成者可則決之所謂惠而不
 之用力犯勤苦然而不得已而為之者可則決之所謂無
 奈何安之若去患者可則決之從福者可則決之去患者
 命故為之決也故夫決情定疑萬事之機以正亂治決成敗
 聖之六順也難為者治亂以正成敗之決失之毫釐差之故先王乃
 為決之也用著龜者以自決也龜夫以先王之聖智無所不通猶用著
 難為者治亂以正成敗之決失之毫釐差之故先王乃
 用著龜者以自決也龜夫以先王之聖智無所不通猶用著
 自信不傳謀於通識者哉

符言第十二

符契故曰符言

安徐正靜其被節無不肉被及也肉肥也謂饒裕也言人
 善與而不靜虛心平意以待傾損若居位能安徐正靜則所及人
 不覺度無善與而不靜虛心平意以待傾損結而人不安靜者

但虛心平意以待之有主位主於位者安目貴明耳貴聰
 傾損之期必至矣徐正靜而已
 心貴智則思無不通是三者無擁何指非當也智以天下
 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
 之心慮者則無不通者在帝克聰明文思光輻輳竝進則
 明不可塞夫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
 風從虎雷需然而莫之禦輻輳竝進不可塞也乎有主明主於
 若日月照臨其可塞哉故曰明不可塞也
 以天下之德之術曰勿望而拒之崇德之術在於恢弘博
 目視也高海不辭流故能成其深聖人不拒許之則防守拒之則
 衆故能成其大故曰勿望而拒之也拒而逆之衆必遠而
 閉塞言許而容之衆必歸而防守拒而逆之衆必遠而
 者安可哉以高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可測神明之位術正
 靜其莫之極歟神明之位德術正靜仰之不見其前隨之

不見其後其有主德於於德者在於用賞貴信刑責正
可測量乎哉之士致命捐生刑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
賞信則立功之人沒齒無怨也
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闡化矣言施恩行賞耳目所見
當功如此則信在言前雖誠暢於天下神明而况姦者干
不見聞者莫不闡化也
君言每賞從信則至誠暢於天下神明保之如赤子天祿
不傾如泰山又况不逞之徒欲奮其名謀干於君位者
哉此猶腐肉之齒利有主賞主於賞者一曰天之二曰地
劍鋒接必無事矣貴於信也
之三曰人之有通塞之分有天下者宜皆知之四方上下
前後左右熒熒之處安在夫四方上下左右前後陰陽
知又熒熒天之法星所居炎青告凶尤著故曰有主問主
雖有明天子必察熒熒之所在故亦須知也
問者須辨心為九竅之治君為五官之長九竅運為心之
三才之道所使五官動作
君之為善者君與之賞為非者君與之罰賞善罰非為君
所命

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與者應彼所求者應
妄得應則行之無怠聖人用之故能賞之因之循理故能
循性而動何勞之有然因逆理
父長因求而與悅莫大焉雖無玉帛勸同賞矣禍莫速焉
因之循理故有主因主於因者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
能長父者也貴於循理
則群臣生亂周謂編知物理也家于其無常也內外不
通安知所開家猶業也群臣既亂故所業者無常而開閉
不善不見原也開閉之理不見為善之源也有主周主於周
編理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用天下之目視於
故曰飛耳用天下之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是謂洞天下之
心慮故曰樹明者也長視天下之耳目
莫不闡變更言用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故為之徒能
邪於心宵故曰有主恭主於聰明文思在循名而為賞安而完
莫不闡變更言用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故為之徒能

實既副名名實相生互相為情循名而為實因實而生故所以受全名實相生互相為情循名而為實因實而生故
 曰名當則生於實實生於理名當自生於實理生於名實
 之德無理不當而名德生於和和生於當有德必和和主
 名在於稱實轉九臆亂二篇皆亡或有莊周臆篋而充次
 計謀祖述聖智而莊周臆篋乃以聖人為大盜之資聖法
 為樂路之失亂矣下者聖人之所也蓋欲縱聖康智驅一
 代於混茫之中殊非比書之意蓋無取焉或曰轉九臆篋者本經中無是也

本經陰符七篇

陰符者私志於內物應於外若
 合符契故曰陰符由本以經末

盛神法五龍五龍五行之龍也龍則變化無窮神則陰陽不測故盛神之道法五龍也盛神中
 有五氣神為之長心為之舍德為之人養神之所歸諸道
 五氣五藏之氣也謂神魂魄精志也神居四者之中故為
 之長心能舍容故為之舍德能制邪故為之人然養事之

宜歸之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

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其名謂之神靈

無名天地之始故曰道者天地之始也道始所生者一故

曰一其紀也言天道混成陰陽陶鑄萬物以之造化天地

以之生成包容弘厚莫見其形至於化育之氣乃先天地

而成不可以狀貌詰不可以名字尋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是以謂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養五氣心能

得一乃有其術神明稟道而生故曰道者神明之源也化

有成謂之德五氣各能循理則成功可致故曰德養五氣

也一者無為而自然者也心能無為其術自生故曰心能

其術也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神乃為之使心氣合

道乃能生術術之有道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總
 樞也生受之天謂之真人真人者與天為一十二者謂目
 鼻受香口知味身覺觸意思事根境互相停舍故曰十二
 舍也氣候由之出入故曰氣之門戶也唯心之所操秉故

曰真心之總攝也凡此皆受之於天不虧其素故而知之者
 曰真人真人者體同於天故曰與天為一也
 內脩鍊而知之謂之聖人聖人者以類知之
 也然聖人雖聖猶假學而知之也故人與生一出於化物
 學即非自然故曰以類知之也
 相與生在天地之間其得一二既知類在竅有所疑惑通
 出之後隨物而化故有不同也
 於心術術必有不通竅謂孔竅也言事類在於孔九竅然
 術術必其通也五氣得養務在舍神此之謂化
 不通也
 然養五氣者務令來歸舍神化有五氣者志也思也神也
 既來舍自然隨理而化也
 德也神其一長也靜和者養氣養氣得其和四者不乘四
 邊威勢無不為存而舍之是謂神化歸於身謂之真人
 化者在於全五氣神其一長者言能齊一志思而君長之
 神既一長故能靜和而養氣氣既養德必和為四者志思
 舍之則神道變化自歸於身謂之真人

者同天而合道執一而養產萬類懷天心施德養無為以
 包志慮思意而行威勢者也士者通達之神盛乃能養志
 一者無為也言真人養產萬類懷抱天心施德養育皆以
 無為為之故曰執一而產養萬類至於志意思慮運行威
 勢莫非自然循理而動故曰無為以包也然通達此
 道其惟善為士之既能盛神然後乃可養志者也
 養志法靈龜志者察是非龜者知凶
 也言以心氣不達故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
 也欲多則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也
 氣志故所忌故心氣一則欲不惶欲不促則志意不衰志
 意不衰則思理達矣
 則亂氣不煩於胸中
 人養志則心通矣知人則分職明矣
 此明寡欲者能養理達則和通和通
 其志故思理達矣
 故亂氣自消故內以養氣外以知
 職明則天下平將欲

用之於人必先知其養志。知人氣盛衰而養其氣。志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將欲用之於人謂之養志之術用人也其所安所能可知矣。然則氣成不養則氣衰盛衰既形則善於養志者惟寡欲乎。志不養心氣不固。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實則應對不猛。應對不猛則失志。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喪其神矣。此即喪神始於志不養也。神喪則身軀髮鬚則參會不一。參會不明則志心不神。三者之交會也。神不精則參會不精。明則多遠。錯故參會不得其一。養志之始務在安已。已安則志意實。堅志意實。堅則威勢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安者謂少欲而心安也。威勢既不分。散神明常來固守。如此則威精分勢震動物也。一分謂散亡也。下分謂散有其威而能動也。或曰乃能分也。

實意法。騰蛇意委曲。蛇能屈申。實意者氣之慮也。實意則氣平。

平則慮審。故曰實意者氣之慮也。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明榮。慮深遠則計謀成。神明榮則志不可亂。計謀成則功不可間。智不可亂。故能成其計謀。功不可間。故能寧其邦國。意慮定則心遂安。則其所行不錯。神者得則凝。心安則物無為而順理。不思而玄覽。故雖凝者識氣寄。姦邪得而倚之。詐謀得而惑之。言無由心矣。寄謂客寄言氣非真。但客寄耳。故姦邪得而倚之。詐謀得而惑之。如此則言皆胸臆無復由心矣。故信心術守貞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交會聽之候之也。言心術不虧真一守固而不化。然後待人接物。彼必輸誠。盡志知者慮能明者獻策。上下同心。故能交會也。用天下之耳聽。故物候計謀者存亡樞機。慮不審矣。候之不審矣。候之不審矣。計謀失矣。則意無所信。虛而無實。計得則存。計失則亡。故慮不合物則聽者不為已聽。不審者聽計不審。候豈德哉。平候而謀非失。而何計既失矣。意何所恃。惟有虛偽無復。

誠實故計謀之慮務在實意必無為而求。安靜五臟和通
 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動。乃能內視反聽。定志思之太虛
 待神往來。言欲求安心之道。必寂澹無為。如此則五臟安
 可以內視。無形反聽。無聲志慮定。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
 所造化。見陰陽之終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戶而知天下。
 不窺牖而見天道。不見而命不行而至。惟神也。寂然不動
 故能知於不知。見於不見。豈待出戶窺之。是謂道知。以
 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宿矣。道無思也。無道也。然則道知
 而神來舍宿猶舍也。故能通神明應於無方。
 分威法伏態。精虛動物謂之威。發近震遠謂之分。態分威
 者神之覆也。被覆猶衣被也。震神明衣。故靜固志意神歸其
 舍則威盛矣。言致神之。道必須靜意固志自歸其舍。威覆
 盛則內實堅。內實堅則莫當。莫當則能以分人之威而動
 其勢如其天。外威既盛則內志堅實。表裏相副。誰敢之物
 則物皆肅然。畏以實取虛。以去取無。若以鎰稱珠。言威勢
 其人之若天也。物肅然。是我實有而彼虛無。故能以我實取彼虛。以我有
 取彼無。取之地動必相應。猶稱珠以成鎰。二十四銖為鎰。
 也。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抗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
 無能間者。言威分勢。震物猶風。故能動必有隨。唱必有和。
 觀其餘。在對群器之形。自見如此。則天下樂雜而不厭。誰
 能間之。審於唱和。以間見間。動變明而威可分。言審識唱和
 間必知我。既知間亦既見間。即能將欲動變。必先養志伏
 意以視間。間則變動之術可成矣。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

舍則威盛矣。言致神之。道必須靜意固志自歸其舍。威覆
 盛則內實堅。內實堅則莫當。莫當則能以分人之威而動
 其勢如其天。外威既盛則內志堅實。表裏相副。誰敢之物
 則物皆肅然。畏以實取虛。以去取無。若以鎰稱珠。言威勢
 其人之若天也。物肅然。是我實有而彼虛無。故能以我實取彼虛。以我有
 取彼無。取之地動必相應。猶稱珠以成鎰。二十四銖為鎰。
 也。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抗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
 無能間者。言威分勢。震物猶風。故能動必有隨。唱必有和。
 觀其餘。在對群器之形。自見如此。則天下樂雜而不厭。誰
 能間之。審於唱和。以間見間。動變明而威可分。言審識唱和
 間必知我。既知間亦既見間。即能將欲動變。必先養志伏
 意以視間。間則變動之術可成矣。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

已者養人也故神存兵亡乃為之形勢謂自知志意固實能行禮讓於已者乃可以養人也如此則神存於內兵亡於外乃可為之形勢也

散勢法執鳥鳥勢散而後物服猶鳥擊禽獲故散勢法驚鳥也散勢者神之使也勢者神之使也

推間而行之則勢散言威威內盛行之又因間而動則勢不行故威肅內盛而發則勢自然而散矣夫散勢者

心虛志溢心虛則物無不包志溢則意失威勢精神不專事無不決所以能散其勢

其言外而多變志意衰微而失勢精神性血不專則言疏外而譎變故觀其志意為度數乃以揣說圖事盡圓方齊短長知其志意隆替然後可為之受教度

為度數乃以揣說圖事盡圓方齊短長後知其志意隆替然後可為之受教度

而動動勢分矣散不問則勢不行故散勢者待間而動動而得間勢自分矣故善思間者必內精五氣外視虛實動而不失分散之實五氣內精然後可以

外察虛實之理不失則問必可知動則隨其志意知其計有問必知故能不失分散之實也

謀計謀者志意之所成故隨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威勢敗者不以神肅察也神不肅察所以勢敗

轉圓法猛獸言聖智之無止猶獸猛無盡故轉圓法猛獸轉圓者之無止猶獸猛無盡故轉圓法猛獸轉圓者

無窮之計無窮者必有聖人之心以源不測之智以不測之智而通心術聖人若鏡物感斯應故不測而神道混沌為測之智可通也

一以變論萬義類說義無窮既以聖心源不測通心術故雖神道混沌妙物杳冥而能類其萬類之變智畧計謀各有形容或圓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類不同事至然後謀興謀與然後事濟事無常准故形容不同圓者通而無窮方者止而有分陰則潛謀未兆陽則功用彰言則福至凶則禍來凡此事皆反故曰事類不同者也故聖人懷此之用轉圓而求其合此謂所謀圓方以下六事既有不同或多乖誤故聖人法轉圓

之思以求故與造化者為始動作無不包大道以觀神明
順通合也
之域聖人體道以為用其動也神其隨也天故與造化
然後發天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必知
其吉凶成敗之所終也
言天地則獨長且久故無窮人事則
過陵谷不迂為成人事以長保元亨考終厥命為成轉圓
哉見其計謀之得失則吉凶成敗之所終皆可也
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凶聖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轉圓而
從方乎道故先知存亡之所存乃後轉圓而從方無凶而
亡之所存也
觀計謀接物所以觀進退之意
此之語方者位分斯定故
可錯有為之事轉也者改禍為福或可觀計謀之得失皆
接物者順進人情故可以觀進退之意是非之事也
見其會乃為要結以接其說也
後總其綱要而結之則情

偽之說可接
引而盡矣

損兌法靈著
老子曰塞其兌河上公曰兌目也莊子曰心
有眼然則兌者謂以心眼察理也損者謂減

損他慮專以心察也兌能知得失
善能知休咎故損兌法靈著也
損兌者幾危之決也
幾危

之理兆動之微非心根莫能察
見故曰損兌者幾危之決也
事有適然物有成敗幾危

之動不可不察
幾危然者有時而然也物之成敗有時而然
幾危之動自微至著若非情適遠心知機

玄覽則不能知於未兆察於未形使風濤潛駭危機發
然後河海之量堙為窮流一簣之積壘成山嶽不謀其始

雖悔何之故
故聖人以無為待有德言察辭合於事
夫聖

日不可不察
勤於求賢密於任使故端拱無為以待有德之士立之至
也必敷奏以言故曰言察辭又明試以功故曰合於事也

兌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
用其心眼故能知之
損之說之

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為辭也
言減損之說及其所說之物
理有不可聖人不生辭以論

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辭不煩而心不慮志不亂而

意不邪。智者聽與人之訟，采芻蕘之言，既辨周萬物，不

辨當而不煩，還任衆心，故心誠而亂哉。當其難易而後為之謀，自

然之道以為實。難易之際，然後為之謀，謀失自然之道，則

事廢而功廢，故必因自然。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謂大功

益之損之皆為之辭。夫謀之妙者，必能轉禍為福，因敗成

行彼用方者，謀令不止，然則圓行方止，理之常也。吾謀既

發彼不得其常，豈非大功哉？至於謀之損益，皆為生辭，以

論其得失也。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兌，威其機危，乃為之決

壁若決水於千仞之堤，轉圓石於萬仞之溪。言善相慮，以

事審得理，明意決而不疑，志雄而不滯，其猶決水轉石，誰能當禦哉？

持樞之此辰，謂天樞門之運轉，若謂之戶樞，然則持樞者

動運之柄，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言春夏

時運行不為而自，不可干而逆之，逆之雖成必敗。

然也。不為而自，不可干而逆之，逆之雖成必敗。

之自然者，靜而順之，則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若乃干其時

必悞逆之，必怒况天，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言人君

運動故曰，亦有天樞，然其生養藏天，亦復不別干而逆之

逆之雖成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言平天之行，逆人

曰道非義而何。中經謂振窮趨急，施之

能言厚德之人，救物執窮者，不忘恩也。振起也，趨向也，物

向護之，乃其施之，必在能言之士，厚德之能言者，儔善博

惠，儔類也，謂能言之士，解紛救難，雖施德者，依道之人，勤

不失善人之類，而能得施恩惠也。

不能修理也。而救拘執者，養使小人。言小人在拘執而能不失道也。蓋士當世異時，或當因免闕坑，或當伐害能言，或當

破德為雄，或當拘抑成罪，或當威成自善，或當敗政自立。

闕坑，謂將有兵難轉死，滿怒士或有所以能免斯禍者。

伐害能言，謂小人之道，使人罔極，故能言之士多被戮害。

破德為雄，謂致文德崇兵戰，抑成罪，謂人不幸橫被縲

縲，或善謂天下蕩蕩無復綱紀，而賢者守死善道，真心不

踰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彫也。民賊自立，謂天未晦，故

禍危敗相仍，君子窮而必通，終能自立。若管仲者也。故

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也。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失命。貴

術而制人不貴無術，而為人所制者也。

是以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聞聲和音，解雙言闕却，綴去却語。

攝心守義，此總其目。本經紀事者，記道教其變要在持樞。

中經，此總言本經紀事之義。言本經紀事，但記見形

為容，體象為貌者，謂爻為之生也。容貌者，謂用爻卦占而

知之，可以影響形容象貌而得之也。謂彼人之無守，故可

而得。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僻淫。

以道為形，以德為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

情塞却而去之。有中之人，動皆正直，舉無淫僻，厥後昌盛。

隱情塞却，閉聞聲和音，謂聲氣不同，則恩愛不接。故商角

不二合，徵羽不相配。商金角木，徵火羽水，透相配能為四

聲主者，其唯言乎。宮則土也，土主四季。故音不和則不悲，不是以聲散傷，醜害者言必逆於耳也。散傷醜言不

不和，必與法乖。故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相頤也。言其必逆於耳。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之魚合。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言若音氣相被，雖行譽美盛非。

翼之鳥兩相頌也其有能令解讐闕鄰謂解羸微之讐闕
兩相求應不與同氣者乎解讐闕鄰謂解羸微之讐闕
鄰者謂強也辯說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故

強鄰既闕稱勝者高其功盛其勢闕而盛者從而高弱者
衰其負傷其卑行其名耻其宗闕而弱者從而衰其負傷

其宗故勝者闕其功勢苟進而不知退必有進而不知退弱
者聞衰其負見其傷則強大力倍元為是也傷則強其

力倍意致死鄰無極大禦無強大則皆可勝而并鄰非誌
為我為是也鄰無極大禦無強大則皆可勝而并鄰非誌

強大其於行禦亦非強大如是者綴去者謂綴已之繫言
使有餘思也繫屬也謂令去綴其所以故接真信者稱其行

厲其志言可為可復會之期喜欲令去後有思故接真信
志必不忘謂此美行必可常為必可以他人之庶引驗以

結往明疑疑而去之言既無行厲志令其喜悅然後以
已然之心又明已疑疑至誠却語者察伺短也言却語之

彼短故言多必有數短之處誠其驗之言多不能無短
之以取驗動以忌諱示以時禁既有其短則以忌諱動之

然後結以安其心收語蓋藏而却之其人既以懷懼必有
誠信以安其心其句語蓋利而無見已之所不能於多

却之則其人恩之威固以深矣無見已之所不能於多
方之人既藏向語又戒之曰勿於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

者則為之稱遠欲將攝取心見其好學伎術方驗之驚以
奇怪之人繫其心於已既為作聲譽方且以道驗其伎術

人心繫也效之於人驗去亂其前吾歸於誠已人既繫心於
時人驗之於往賢然後更理其前所為謂之曰吾所以然

者歸誠於彼人之已如此則賢人之心可得而攝所以然

也遭淫色酒者為之術音樂動之以為必死生日少之憂
言將欲攝愚人之心見淫酒色者為之術音樂之可說又
以過於酒色必之既地生日減少以此可憂之事以感動
也喜以自所不見之事終可以觀漫瀾之命使有後會以
音樂之事彼所不見者以喜悅之言終以可觀何必淫於
酒色若能好此則性命漫瀾而無終會於永生愚人非
可以道勝說故推守義者謂守以人義探心在內以合宜
音樂可以攝其心隨其人所探心深得其主也從外制內事
也宜探其內心隨其人所探心深得其主也從外制內事
宜逐人所欲以合之也探心深得其主也從外制內事
有繫由而隨也既探知其心所以得主深也得心既深故
有所屬莫不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
由隨之也探心之術來此於君子必以左道用權凡事非公
心人皆曰小人反道亂常害賢伐善所用者左所造者公
百變音亡萬機曠素非賢智不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
家破國奪不亦訖乎道聖人所貴道微妙者以其可以轉危為安救亡使存也

道謂中經之道也

三

卷之三
三

